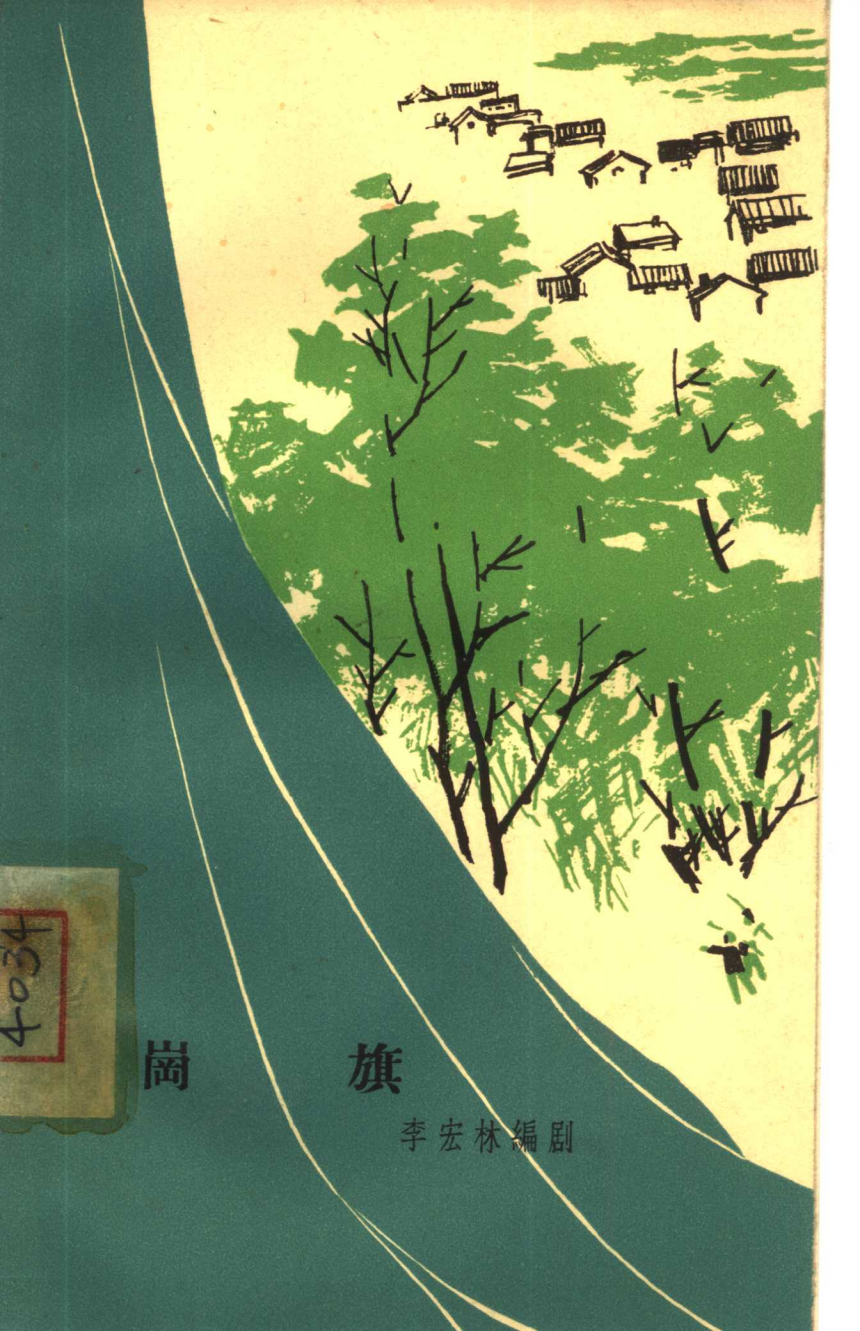


4034

崗

旗

李宏林編劇





山

圖

（局部）



崗 旗

(独幕话剧)

李宏林编剧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一九六四年·北京

崗 旗

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320号)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发行

书号810 字数21,000 印张 $1\frac{5}{8}$

开本 787×940 毫米 $\frac{1}{32}$ 插页2

1964年8月北京第1版

1964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00001—20300册

定价(4)0.20元

赵大喜夫妇是某生产大队的正副队长。赵大喜受管理員錢多貴的唆使，要以三倍高价出卖队里发展生产用的化肥——硫破給邻队，他的妻子喜嫂与他展开了斗争，并向上級告发了丈夫的违法活动。上級派了王同志来調查情况。錢多貴、赵大喜以为他是邻队来拉硫破的人，就把买卖硫破的情况向他吐露了。王同志支持喜嫂对赵大喜的资本主义思想进行斗争。最后，赵大喜终于认清并改正了自己的錯誤。

統一書號：10069·810

定 价： 0.20 元

A 2/05

人物：何喜子（即喜嫂）——生产大队副大队长，三十三岁。

赵大喜——生产大队大队长，三十五岁，喜嫂的丈夫。

赵二喜——公社社员，车老板子，初中毕业生，二十岁。

钱多贵——生产大队保管员，五十岁。

钱小翠——公社社员，十九岁，初中毕业生，钱多贵的女儿。

王同志——县委会干部，三十多岁。

白大爷——公社社员。

[赵家。房屋宽敞，左边是房门，右边是个厨房，挂个门帘；一铺整洁的炕，一张方桌放在地当央，两边摆着木凳；一扇方窗，支起的窗扇外面，是初春的土地、树木……

〔房中有两个人：赵大喜，一脚踩凳上，一手叉腰，怒冲冲地盯着厨房，活像个要斗的公鸡；钱多贵，手慌脚乱，想把赵大喜的火气劝息下来。〕

赵大喜 （“嘭”地一敲桌子，冲厨房喊）定了！铁板上钉钉了！大队上的事，我大队长有这份权力！

〔门帘“嘩”地被撩开，喜嫂卷着袖子，手里托块生面团子。〕

喜 嫂 你定不了，要定，还得开社员大会！

钱多贵 哎呀！大晌午的，两口子歇歇吧。看在我面子上，我钱多贵三字不值钱，这叔叔辈还值两个银子吧！

赵大喜 不能因为你再开会。支部会、队委会都开过了。

喜 嫂 我没参加着。

赵大喜 参加你也是少数，少数服从多数吧！告诉你，我这边是铁钉钉死了。蚂蚁拉车，拽不动！（向钱多贵）走，上库。（一转身，“哧”地一声，桌角把上外衣撕个口

子)丧气!

喜 嫂 (追上一步,“啪”地将生面团子摔桌上,放下袖子)你別走! 螞蟻拽不动,有人推得动!(从兜里掏出一張紙)有認識的群众反对你們,他們要求辯論!(举起紙。)

赵大喜 (触动地盯着喜嫂手里的紙)我知道,那些玩意都是你这两天弄出来的! 你可要有个分寸! 該辯論的辯論,不該辯論的,我不能为你把社員从地里拉到炕头上。(要紙)把它給我。

喜 嫂 这是群众要写大字报的底儿,不能給你!

赵大喜 (气,无奈,威胁地)我告訴你,你可要考虑影响,支书临走把担子全交給我了,你別給我往上加石头!

錢多貴 他喜嫂,可要万分的謹慎哪! 事儿都成到九十九的份上了,王屯一来人,硫酸一拉走,咱們就算到了西天見了如来佛了。可你要帮着別人掀起風言風語,让大喜馬失前蹄,那样,大喜在里在外,可就沒了威信了! 他是你的男人哪! 別忘了,

娘儿們护爷儿們……

喜 嫂 (接上) 夫妻一口气儿，对吧？那得看在什么事儿上，把它用在党的事上，可就算鞋底納在袜子腰上了。(中肯地) 老錢叔，你这是旧意識，老观点！

錢多貴 嘖，惹起你这么些話，你大叔說的是真話。

喜 嫂 我說的也不是假話！

赵大喜 跟她磨菇什么，走！（輕蔑地将脫下的外衣扔向喜嫂怀里）把口子給我縫上。
(下。)

〔喜嫂又要追，錢多貴拦住她。喜嫂看着上衣，气得将它扔开。〕

錢多貴 他喜嫂，去年咱村遭了災，这嗒让社員見点錢，多么鼓精神头儿！硫酸也不是独生子，一斤卖上三斤的价，这不是哈腰拣金豆子一样嗎！要是头十几年，有这么个好买卖做，还不挤碎脑瓜骨。不看出是个福，我哪能把它提給队上。

喜 嫂 我劝你多給大队出点生产上的主意，別

把人心引斜了，別領我們大喜往錢窟窿里鑽！那不是福，是干剝削勾當！過去，這黃牛溝，多少人都受過剝削日子的苦！

錢多貴（苦笑，委屈地）唉，說不清楚！為隊上，為大喜，反正我是把五臟全摘下來了，別把它當成駱肝肺，我這就念彌陀佛了。

喜 嫂 你把衣裳給他帶去，告訴他，我沒有工夫縫。（把衣裳扔給錢多貴。）

錢多貴（往回送衣裳）他喜嫂，怎麼耍毛孩子脾氣，你們倆吵到嘎嘎國去，他還是你的爺兒們，還得是你心疼着他。安安神，清靜清靜吧，坐那兒好好縫縫。（下。）

喜 嫂（厭棄地盯着錢多貴從窗口走過，又氣憤地看着手裡的衣裳，發泄地掄起衣裳往桌上一摔，盯着衣裳嘖起嘴。盯了一會兒，坐下來，從胸前取下針線，甩甩搭搭地抓起衣裳，縫幾針，她摸到衣口袋裡有個硬東西，掏出來，是個紅本本，小聲念）《中國共產黨黨章》！（萬感交集）大喜呵，大喜！你揣着這個通紅通紅的本本，你

的心不觉得燒得慌！（一口咬断綫，毅然地把衣裳扔到炕上去。）

〔錢小翠急匆匆跑上。〕

錢小翠 喜嫂！喜嫂！报告个情况，剛才我看見大队长和我爹往庫門口搗騰硫砒呢，今天王屯要真來人拉，怎么办？是不是去拦住他們呀！

喜 嫂 拦不住了！

錢小翠 那怎么办哪！咱們忍了？！

喜 嫂 （平靜地，不明白地）忍？忍什么？（搖搖頭，堅毅地）我等着王屯來人哪，他要敢動一袋子硫砒，我就和他碰个鼻臉青，拉他上县里打官司。領導上能說我何喜子是做錯了嗎？！

錢小翠 真氣人，有些人就是狹隘自私，還一个勁幫大队长和我爹說話。

喜 嫂 誰？

錢小翠 （難以開口地）……二喜。我看二喜的思想就讓人划問号，他还說，賣硫砒有它的一定合理性呢！

喜 嫂 你怎么和他說的？

錢小翠 我的話簡單，我說你要幫他們趕車拉硫磺，咱倆就算戏台拉帘——完！

喜 嫂 （忍不住要笑）孩子話！斗爭不是耍性子，还得讲方法，說清道理，把貼己人擰成一根繩。和他們說：上岭四队白大爷他們多辟出五十亩地种苞米，正要硫磺。这是发展生产的正用；拿国家撥給的东西倒把是斜路！

錢小翠 見二喜那稀湯样，我就又急又气，嘴里就沒那么些話了。喜嫂，我真恨不得……

喜 嫂 （疼爱地）小翠，你的心意我知道。說真的，我身边有了你們，才觉着身杆硬壮。（感叹地）这路，真不好走，好几个干部願意听大喜的；还有你爹那样的參謀，真能迷惑人。这股旋風的勁儿可不小。（凝想一会儿）小翠，給县委刘書記的信邮走三天了吧！

錢小翠 嗯，該見回信了。

喜 嫂 刘書記忙，哪能顾得上。

錢小翠 再忙也該写回信啊，这是关乎多少人的生計大事。

喜 嫂 (希望地)我多盼着領導送來一盞燈！說說我做的對不對！這兩天我嗓子干得直冒火！（向錢小翠）來，小翠，你坐下，我這有紙有筆，你再替我寫封信。好不？

錢小翠 好。（喜嫂拿出紙筆鋪在桌上）說吧，說懇切點，嚴重點，讓他一見到信就感到是你对，非馬上採取對策支持你不可。

喜 嫂 (善意地一笑，感情地)小翠，向領導說話不能信口謔，黨的紀律里有一條是向組織如实地反映情况。咱就實話實說。你記吧。（述說）县委刘書記，您身體好，工作忙吧！前幾天我求人給您寫了一封信，我又來打攪你了。一冬天，我們大隊照着黨的指示，沒讓災後的困難吓倒，我們度過來了。

錢小翠 (糾正)我們戰鬥過來了！

喜 嫂 (同意地)對，我們是戰鬥過來了！寫上

吧。(述說)可是,入春后,有人不是全心思生产,去奔斜路,要把国家撥給的硫磺倒卖出去;賺的錢,一部份分給社員,一部份队上买車,套种地的牲口进城去拉脚。这样下去,生产队不就散了架子啦嗎!主張这么做的不是一般群众,是一些队干部,头一个就是大队长,(向錢小翠)写明:赵大喜!(教育地向錢小翠补充一句)这是原則斗争!

錢小翠 (理会地点点头)还有我爹,保管員錢多貴!(写上。)

喜 嫂 (述說)我和他們进行了斗争,可是他們不回头。刘書記了解我,从土改您認識我以后,这些年沒間断帮助我,遇到大問題,我怎能不給您写信呢!最后写上:致以革命敬礼!何喜子。(聞到糊鍋味儿)哎呀,餅子糊了!再写个信皮儿。这还有个生的呢。(将桌上生面团拿起,急进厨房。)

[赵二喜拿根紅櫻鞭上,悄悄走到錢

小翠身后，偷看她写字。

赵二喜 呵哈！给县委书记写信。（逗）钱小翠同志，了不起呀！未来的人物呀！

钱小翠 吓我一跳。别逗我，信是你嫂子的，我不过代笔而已。

赵二喜 （理解地）噢——秘书，秘书！（细看信封）嫂子是这份的！（伸大拇指）我正在为她琢磨一首诗，你听，这样起头：（表演地）

呵！你，迎着红色的朝霞站起！

呵！你，飞跃在绿色的田地！

呵！呵！你挣碎了重重奴隶的枷锁呀！

呵！呵！你……

钱小翠 （拦止住）得了，收起你那学生腔吧。这里不是舞台，是农村战场，赞扬你嫂子不是只凭口头，得用实际行动支持她！

赵二喜 得，我一张口，你就开训。（解下脖上手巾，堵住嘴，坐下。）

钱小翠 （拉下手巾）别装哑巴，你表示态度，在碗砣问题上，你究竟是站在你哥哥那边，还是你嫂子这边？

赵二喜 (摇摇头, 大吐口气) 复杂呀! 嫂子有她正义的一面; 哥哥嘛, 也有他可同情的地方……哥哥、嫂子, 我都想……(一見她要发火, 忙改口) 可以說, 头脑里充滿斗争!

錢小翠 (气愤地) 那你把自个分成两半!

赵二喜 (作戏地) 妙! 英明! 利劍一把, 斬断了我心上的乱麻, 来吧, 来吧, (送过头去, 指头顶) 从这里劈下! (錢小翠照他头顶打了一下, 赵二喜忙摇头, 疼的咧嘴) 同志, 你这劍, 太鈍点了!

錢小翠 (忍住笑, 厉色地) 活該!

〔喜嫂上。〕

喜 嫂 我得出来了, 若不, 該出人命了。

赵二喜 有一定危險性。

喜 嫂 (略思一下) 二喜呀, 累不?

赵二喜 累啥, 我的力气, 像血液一般在身上循环不止。

喜 嫂 (笑) 那好, 帮我办件事。

赵二喜 (急脫掉上衣) 快說, 干什么吧!